

钱定平阅读世界

钱定平 著

# 蚩尤猜想

——中华文明创世纪



Chiyou  
Conjecture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钱定平阅读世界

# 蚩尤猜想

——中华文明创世纪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蚩尤猜想:中华文明创世纪/钱定平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. 8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74 - 9

I. ①蚩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远古文化—研究—世界  
IV. ①K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32013 号

### 蚩尤猜想

——中华文明创世纪

钱定平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网网址: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5.75 插页 2 字数 395,000

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74 - 9

K · 1399 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## 序

培根说：“历史使人聪明。”他没有想到，历史也能教会整个人类聪明。聪明的中国人现在似乎是全民读史，这也促成了我这个不学历史的人写了这本谈历史的书。

本书谈的是中国史前。按照定平最新的理解，史前是人类的心智发展并形成形的一个过程。

史前么？时代久远，史料全无，也没有多少考古材料，这就成了问题。这看来是个死结，思考一下，却也许可以解决。当年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要征服世界，岂知一进入亚洲，就听说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死结。据说，谁能够打开它，谁就能成为亚细亚之王。亚历山大根本不去花脑筋解什么结，而是一挥刀就砍下去，死结立马打开，活了。这个故事我怀疑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品，用来说明改换思维、改变观点的重要。

我的观点：史前不仅是地下器物的发掘和解释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地上祖先他们思维的成长和定型。要从事前者，我的确专精无术；要研究后者，却似乎有路可循。

定平自小喜欢读史，但那只是业余爱好，不是学术训练。中小学时，家父是发现我“好读史”的第一人，也常常加以鼓励。可

是，大学本科学数学而研究院则搞语言学，几乎与史绝缘，却又时时捡起，不绝如缕。一个人，生在历史发展之一个阶段的今天之中，怎能与史隔绝？所以，史学虽然未登堂奥，史感却频频发生。所谓“今古一相接，长歌怀旧游”吧。

梁任公说：“史学者，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。国民之明镜也，爱国心之源泉也。”所以，西方各国莫不重视历史教育与史学普及，认为是人文教育的基础学科。再小的大学也一定设有人文学院，再小的人文学院两个系是少不了的：语言系和历史系。因为，语言是研究人文的基础，而历史，则是观察人文的坐标。

回忆三十年前，有机会在德国格廷根市马·普历史研究所作客申研究。借此机会，有幸接触到计量史学，以及历史的数学模型等新事物，颇生感触。如果要问我有什么具体收获的话，便是读了一些书，初步接触到了一些新理论，打开了眼界。没有想到，后来成了本书受胎的基因之一。

以后在西方多年，教授自然科学却深受人文熏陶。因为在文学院和理学院都有课，所以大胆尝试“理科当作文科教”，也更培养了自己好史的倾向和疑古的癖性……

回国后，移步换形，投身文学创作。所写的与史诗、诗史等等都无关，但冥冥中却还是蕴涵着史的精神。一个偶然机缘碰上了蚩尤命题，不禁手指大动。又想到中西方的巨大差异，似乎还可以举一反三、推而广之，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于是，写了散文《蚩尤猜想》（《文汇报》副刊《笔会》2008年7月15日），并应邀到蚩尤之乡湖南省各地演讲，收获颇多。终于，萌发了写一本小册子的创作冲动。所幸者是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吕健先生的支持。吕先生主持出版过家大人剑夫先生的《三国志集解》，现在对我的书也有兴趣，实在鼓励莫大焉。

本书写作也暗含着文学创作的空灵恢弘。与其讲是对中国

史前史的困难问题作研究而得结论,不如说是介绍一点研究史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,并向读者捧出在这些方法指引下,自己读书加上想象的一孔之见、一得之愚,以便抛砖引玉、相互切磋。

特别,在本书初稿完成时,读到了三本书,几乎令我要从头改写本书。

第一本是饶宗颐先生的《西南文化创世纪——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、金沙文化》。

第二本是日本宫本一夫教授的《神話から歴史へ——神話時代 夏王朝》(《从神话到历史——从神话时代到夏王朝》)。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兴趣浓厚,多有著述。以前,也听说过日本岡村秀典教授写过《夏王朝——王權誕生の考古學》,《夏王朝——王权诞生的考古学》,阅读兴味很高,可是没有能见到。这次宫本一夫的书给了我极大教益和审美满足。

第三本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、认知考古学创导者之一的伦福儒写的《史前——人类心智的构成》(C. Renfrew: *Prehistory,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*)。

这三本书对我教益很多。可以说,本书的血肉是初稿时就已经铺设好了,而骨架,却是阅读以上三本书后,才最终支撑起来的。对这三本书,我学习的心得散见全书的字里行间,有时会标出原出处;有的已经化为我身的一部分,就无法拆卸开来了。

简单说,本书试图讨论的是下列问题:中华文明发源于什么自然环境,这种自然条件又怎样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性格,以及中华民族的性状。要说清楚这些,还要一根主心骨,那就是我通过阅读伦福儒等人的书,对史前的概念重新加以廓清后,得到的认识。这样,就自信可以追述我们民族心智(或头脑)发展的模式及其形成过程了。

但是,人类既然起于一元,他们之间从远古起就有千丝万缕

的联系，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。所以，本书写作时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认定中国史不能脱离世界史，中国人不能离开地球村。这么一来，本书写作上可说是彻底的“洋为中用”；想紧密结合外国的许多不同学问，首先是史学和考古学，来考察中国的史前时代。

同时，定平致力于创导万事万物尽皆通感之说，认定世间一切事物之间都有联系，精神事物也是如此。所以，阅读的书籍就不光是世上的史书典籍了，凡稗官野史、诗词歌赋、百科全书、自然科学等，只要能够说明问题，都在我的视野之内；发现有通感，就随意摘取引用。

在阅读学习中，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人类史前之所以能够发展心智和头脑，因为人与物发生一种“相狎”的关系。开始时人与物相狎，人与人相狎也混在其中。后来，更有了人群与人群的相狎，并且，还产生了人与人造物的相狎等等。有相狎必有相格。相狎和相格，说到底，都是围绕着史前人之身心发生的一种动态关系，也是史前人与外界关系的总和。由于人群不同，所处环境气候不同，而产生了不同行为方式和激烈程度。

从这当中定平发现，似乎可以抽象出两种不同的文明，即相狎文明和相格文明。由此又可以引出一系列有趣的观察，以及前所未有的结论。

定平预计本书也许会发生一种误读，好像中国的问题都归结为地理-气候了，或者是虚无缥缈的“自组织”了。于是，中国的一切弊病都可以由自然环境去负责任了。定平的回答是：本书谈的是约五千年前左右的事情。那以后怎么发展？出什么问题？可以聊作猜想，但不能预见；也许能够解释，但没法解决。

不管怎么着，阅读本书，希望读者会产生一种感觉，中国史上好多问题，笔者都在追逐一种本原的、终极的解答。希望读者阅读以后，或许对于我泱泱中华五千年，会有一个比较通达的看

法；对于这个民族历史上一些牵丝绊凳的难题，也会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答。

写这本书时，我给自己定下一条“死规矩”：写法尽量避免学究气，绝不板面孔。再说，我原来不搞历史研究，要我板面孔写“学术论文”也板不出来。除了力图做到语言生动活泼之外，甚至，有时为了文字灵动会愿割舍学术“严格”。特别，为了尽量不像“严格的”“学术著作”，全书不加脚注，每章后也不设注解，而是尽量在文内说清楚。

这一点深受美国影响。美国之所以科学文化发达，我觉得有多种原因。其中之一，就是科学家、学问家特别关注自己学问面向大众的传播。但他们的“科普”却不像我们这儿，会作间歇的大发作。原来，很多专家学者写的科学著作，本质上一直就是我们这儿的科普——以极其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解说自己的研究，而把真正的学术之作让位给专著和论文。说到我国，以前数学家华罗庚是很重视普及的，我小时候读过很多他写的数学小册子，受益匪浅。现在的科学家，好像只有我的北大学长、中科院院士陆埏教授写科普小册子。他写的《宇宙》、《从电子到夸克》（与罗辽复合著）都送我阅读学习，嘉惠于我。我有时向他请教物理学问题，发现他能非常形象地把艰深问题讲清楚。

把自己的心得用有声有色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这是科学家以及一切搞学问的人的最高境界，定平只有心慕追随的份儿。而且，为了使读者不至于“审美疲劳”，我们特别给大家在每章之末尾开了“茶歇铺子”，各章之间有一段趣味文字，以便调节精神，仰首窗外，暂时忘却阅读带来的沉闷感觉。这些文章除了两篇是旧作外，全部取自互联网。在这里，笔者特向各位文章的作者深致谢忱。

本书是与我的表哥余道新先生多次讨论的产物。我们并且

一起应邀访问了蚩尤家乡新化。因为深深被当地的紫鹊界秦人梯田打动,写了《紫鹊梯田赋》。道新有好多很有趣的观点,这次来不及写进去了,等修订时再增补吧。

写作时,阅读了古今中外许多书籍、论文和互联网文章。凡是引用的,我都注明了出处。关于网络文章得特别提一句,其中有少数饶有趣味,我学习、引用了作者的观点,甚至,个别段落或文字也是“抄”他们的。本书都一一注明;也可能有疏漏,望读者指出。不管是哪种情况,凡是我引用了文章观点或段落的前辈学者,我都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忱!凡是本书里出现的错误,因为我是最后一道工序,都归我负责。

古籍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占旭东先生为本书出版贡献颇多,十分感谢。特别是本书初稿在2010年夏天完成后,古籍就给打出了草稿,两位先生并特别允许我携带到海外思考和修改。这时,读到了上面讲的三本书,思想焕然一新,有“多少关心事,书灰到夜深”之叹,于是决心改换中心思想,从头修改。这样,时间就很紧张了。蒙吕、占二位和责任编辑郑明宝先生的大力运筹、热情配合,使得本书能够赶上2011年上海书展,难能可贵,特别是郑先生,他曾是先父剑夫先生《三国志集解》的责任编辑,可说是两代文字因缘,遂使我有“身轻蝉翼,恩重泰山”的感慨。

我那位在海外的女儿,凡是我要买外国书,她都二话没说,惠为订购。有时还会主动告诉我外国书讯。在这里也一并谢过了。

2011年4月15日于上海“衡括斋”



# 前言

## ——一次中国文明的寻根之旅

假如读者购买了本书，却没有时间把全书读完，那么，请你读一读这个前言，这样也就晓得本书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了。

我们要向读者讲述的，是中国史前的一位悲剧人物，他也是远古传说中的旷世英雄，他更代表着掌握水稻耕种和金属冶炼的先进生产力。

他的名字叫蚩尤。

他，和他的同龄人一起，从史前把我们中华民族带领进了历史。今天，大家已经公认：黄帝、炎帝和蚩尤是我中华人文的三大始祖。

我们还要强调，蚩尤撒播到人间的巨大影响还有个特点，是其他二位中华人文始祖赶不上的，那就是他用他的脚板，或者驾他的巨桴，闯出了国界。对东南亚、朝鲜、日本等地文明的曙光，蚩尤可能起过点燃火种的作用。这些国家或地区，从北向东到南环绕着中国大陆的大半疆土，我把这些国家的文明概括地称为环中国文明。这就是本书的基本视野，因此，笔者还要学习世

界史学界的主流话语，诸如核心、周边、半周边、相狎、相格等，以及其他。站在这种世界级系统的高度，便是我们解读围绕着蚩尤的重要事件的一个起点。例如，黄帝打败蚩尤对于我们民族心理和国运国势的深远影响。

“史前”人物居然会是“人文”始祖么！

这就预示了本书将要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：史前不仅是器物挖掘，而且是思维成形。

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作多区、多元的形态发展的。苏秉琦先生曾经非常形象地形容为“满天星斗”。新石器文化晚期，考古界一般称为“古文化”与“古国家”时期，也就是苏先生所说的“古文化古城古国”，也可以称为“王朝前古国时期”。

我们想把史前的中国人称为中华先民。我们采用徐旭生先生在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中的三分法。徐先生根据古代神话与传说，将中华先民的大部族分成炎黄、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。

其中，华夏集团声名显赫，一直以正统自居，不用多说了。说到东夷和苗蛮两大部族，初看有点云遮雾障。幸好，他们从远古开始为我们后代留下了踪迹。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三个文化阶段，即早期（公元前9 000至7 000年）、中期（公元前8 000至5 000年）和晚期（公元前4 900至4 100年）都有考古的发现。这两者中，我们特别钟情的便是苗蛮一族。

中国史前就存在着一个长江文明，可以与黄河文明媲美争雄。这是中国文明多元发展的核心证据。饶宗颐先生最近写了《西南文化创世纪——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、金沙文化》。通过饶先生对甲骨文、其他器物、古代地理以及上古交通等方面的翔实考证，那个从史前就兴旺发达的长江文明简直是呼之欲出！

进一步，我们可以大胆认为，长江文明主要的创造者是苗蛮集团，而且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出现了自己的领袖人物：蚩尤。说长江文明先进，就要问苗蛮集团的部族群体——我们暂

时称之为蚩尤民，而不管它叫“族”，因为肯定不止一个“氏族”——其文化发展的程度如何？他们有没有尝试建立过国家？这些国家又以什么为其特征？如果这点能够获证，长江文明先进不先进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可是，本书的“终极关怀”，却不是上面各点。

这本书想对我们民族天道蒙洪、混沌初开那一时刻，也就是创世纪的时刻，解一道中国历史方程式。我们可以借用数学名词，就是**初始条件**（开始在什么时候）和**边界条件**（地理-气候条件如何），再加上后起的**自组织机制**。笔者认为，正是这些因子，决定了我们文明、我们民族的性格，以及我国历史的走向。

特别，这一段史前时代功勋卓绝。

正是在这段时间，我们中国人的心智特色确定下来了。

本书的重点，是想论证我中华民族是从季风亚洲的中原丘陵走过来的，接着叙述中华先民在人与人、人与物的相狎活动之中，如何创造了中华文明，形成了这种文明的丘陵性格，民族本身也养成了丘陵思维，并进一步说明一个“平均的中国人”是什么德行，这些德行又打哪儿来？

### • 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

唐初诗人张若虚有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诗，独步千古。诗里这么问道：

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

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

看来，古人也有科学思想和科学疑问。这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，就是个亘古的科学难题。

我想，我中华民族，以及中华文明与文化，一直都有这“初见

月”和“初照人”的一问。

奋进也好，蹒跚也罢，一种优秀的文明必然百倍珍视自己走过来的路。

“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，连他先前的‘行状’也渺茫。”读鲁迅先生八十多年前的痛呼，回头看身边还赫然在目的类似阿Q的人和事，有一种可悲的阵痛。今天，中华民族已经跨进了生命史上第五个千年，如果对于本民族先前行状依然渺茫无知，就对不住前面那四千年了，也极有可能重犯老毛病。

所以，本书要尝试解答中华民族先前行状的问题。

这个拗口的词儿应该怎么理解呢？

正好，孙皓晖先生在《强势生存：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》中有这么一段话：“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，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；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、文化方式、思维方式、价值理念、生存谋略等等一系列稳定的社会存在方式，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不可改变，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。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。她是‘上天’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‘胎记’，永远不能磨灭。”

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荦荦大端，正是笔者在本书中所要追溯和论证的。根据考古学家会同历史学家共同努力，这段时间大致上设定在跨越史前和有史的那段敏感时期，在本书里就叫它“史前”。

上面，笔者说“生命史上第五个千年”，就是根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里推算的公元前1994年夏立国（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说夏王朝的始年应在公元前2070年，概算也是公元前2000年）。美索不达米亚（6500年）、埃及（6000年）、印度河谷（5500年）都排在我们前面，我们是“世界四大文明”的老四。这“四大”，也可以称之为世界的第一期文明。

四大文明按照一定的先后次序出现，这顺序似乎有一定道理。

顺序与远古人类离开非洲后迁徙定居的先后是不是有关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年代比较接近，因为，两地是远古人离开东非后首先经过的区域。然后就到了印度，创造了古印度非雅利安的文明。最后，到达远东的亚洲季风地带，这回轮到了我们。接着才分散到通古斯地方和日本，成为了朝鲜民族和日本民族。接着，跨过白令海峡，去寻找那片新世界……

韩非子论赛马，有“不为最先，不耻最后”之句。我们大可不必争先恐后，只要晓得，我中华文明曾经是其中最具有文化的就行了。我说这个话，自觉颇有理由。世界最早的苏美尔和埃及两大文明早则早矣，可惜没有留下深刻系统的思想。很多年以后，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在紧邻这两个地方的沙漠边沿，才出现了希伯莱/基督教/叙利亚的沙漠文明和大漠思维，以其“非此即彼”的基本特点，辗转而发展为现在西方的主流思想与文明。这方面，阮炜和日本的铃木秀夫两先生有很好的作品，进行了详细论述，读者可以参看。

回过头来，如果要论内容的丰富、色彩的绚烂、一脉之相承、典籍的精湛、经历之长久，上述文明恐怕还落在我中华之后。

我们从一万年俯览人间长河，从七千年观看历史踪迹，从五千年考察先民活动，请问：希腊的荣光，罗马的雄风，如今安在？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的金战车，尼尼微泥版浩繁的图书馆，今在何处？美洲被称为与外星人结盟、富有“神迹”的那些印第安人，佛陀以前就绽放了绚丽的文明之花的那个印度，又在哪里？那些彪悍尚武、战无不胜的文明，他们沾血的马蹄踏遍了陆地海洋，如迦太基，如马其顿，如奥斯曼，如波斯，如蒙古，如今除了漂浮在历史太空中的大型碎块，哪里还寻觅得到思想的遗物？

笔者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：世上生命力最顽强、最坚韧、最

一以贯之、最浩荡如海、最大肚能容的文明只有一个——这就是我中华文明。

如果，我们把筭路蓝缕启山林的各个文明，包括苏美尔、埃及、印度河谷、玛雅、中美洲等等全都算上，如果，我们鸟瞰那史前和历史上，那些以文明为主体和主题的和平竞争和血腥战斗，如果，我们考察自始至终谁能以豁达大度的风度、宽容包举的心态和善良和缓的态度对待别的文明，包括那些吸吮了这个文明的乳汁长大，而反过来咬那只温软如春的乳头的文明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，迄今为止，只有那个诞生在季风亚洲中部，中原丘陵地带，黑发少毛、身材敦实、面容平整、讲铿锵和鸣的单音节、不曲折的语言，写一手好方块字的民族，他在您能讲得出的时间大跨度之上，您能描得出的空间大间距之中，始终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国家框架、顽强地站稳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忠实于自己乳育的悠久文化，并正在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原生态文明。

希腊人说：世界怕时间，而时间怕金字塔！

旁观者说：时间和金字塔都怕那一种比时间还长、比金字塔还高的中华精神！

当然，我们不必为自己唯一存活下来而沾沾自喜。世界各个文明争奇斗艳，但不是竞技场、斗兽苑。文明存亡由冥冥之中的裁判取舍，非人力也，也不牵涉我们个人的喜怒哀乐。

一个物种濒临灭绝，我们人类还多少可以想方设法，因为人类生活在物种的维度之外；一个文明即将衰亡，我们人类毫无办法，因为，我们就生存在文明的维度之中。

我们的文明活着，我们也希望别的文明活着；我们中华文明始终抱着这种共存共荣的态度——

因此，她这才能够硕果仅存。

但是，所有以上这些文明都只有一个源头，那就是人类和自

然的“相狎”。相狎一词，我取自林和靖的诗《山园小梅》：“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须檀板共金樽。”原来是英文 **Engagement**，意思是秦晋之好或结义金兰等等，可读伦福儒的《史前》。

这一观点我们试图归结为一句话：文明是相狎的产物，包括人与自然相狎，人与人相狎，还有人与人造物相狎。与相狎相对应的是相格，相格行为也可以催生文明，或者延续文明。世界史上有这样的例子：相狎促使某一文明诞生，后来却在自组织的作用下，转化成了相格。笔者认为，西方文明便是这样的。

笔者有一个大胆的看法，也更加冒失地杜撰了几个名词。与沙漠文明和大漠思维相比，我中华大地所孕育与诞生的，是以中道为基轴的丘陵文明和丘陵思维。我们的文明又可以叫做相狎文明（**Engaging Civilization**），以便与西方的相格文明（**Crossing Civilization**）相互呼应。这是人类结出硕果的两大世界性的大构架、大系统。还有一些小大构架、大系统，那就是日本的森林思维和森林文明等等。

### • 中华四千年史似乎预示着什么？

无论从文化的独特、发明的众多、历史的绵长、人才遴选之先进、民族面貌之多元、社会组织之完善等等来说，我们都独一无二，繁花似锦。我们应该自豪地说，做一个中国人，真值！

但是，这个民族又具有自身的巨大缺憾，如民性之柔韧、人心之狡谲、社会问题之复杂、举步图新之艰难乃至统治法术之精熟（一个推论就是，历史上民众要对付官府，在实力与智力都相形见绌，而落后的英国早在13世纪初就有了“大宪章”）等等，也是世界少有。

特别，我们民族似乎从来没有尊重人的机制、法理、文化与传统。人，无论生理上或精神上，都是跪着的，弯腰曲背，恰像甲骨文早就制定了的那个“人”字。特别，中国的老百姓不习惯当家做主，更没有找到把颠倒了了的公仆与公民之关系再颠倒过来

的办法。我想讲个隐喻。做个中国人虽然供养了成千上万的公仆，却没有一个公仆真正为之服务；多的是颐指气使的各级“管理人员”（包括“城管”之类）。所以，中国人活得非常累。

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
非常奇特，中华民族好似专要和辩证法作对，专做正、反双方的穷尽展示与极端体验。我们既光辉伟大、无与伦比，有时也颠预糊涂，天生有着极大的缺陷痼疾，时时疏失差错，甚至是阴暗乖舛。民族文化、民族心智和民族性格都是这样。特别，国人如果到稍有文明的外国旅游，可能都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感受。人家历史再久远的遗物，虽已是断墙残壁、一砖一瓦，也像家中祖传宝贝一般，保存得完好无缺。我们就不禁要对天长叹，我们历史悠长，可是地面上保存的东西何其少也！不要讲夏、商、周的巍峨宫阙了，秦砖汉瓦、隋绢唐帛、百宋千元，老百姓一律看不见了。

“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！”简直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事先就商量好的协议。

这一对比，就会猛然醒悟：我们是最善于创造美好的民族，也是最舍得破坏美好的民族！

这一大隐喻的主体本身，也就是我泱泱中华民族，上下五千年，经历了和经历着种种荣光与磨难，其激烈、复杂、斑驳与绵长，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，实在也为世界之冠。

我们民族到底是怎么起源的？起源之后，又到底是在一种什么神秘力量的推动之下，走上了一条似乎与世界其他民族都不同的独特之路？我们民族又到底是给施加了什么“魔咒”，以至时间到了今天，如果不看豪宅大院，不闻朱门酒肉，就全民福祉而言，国家还不能将巨大的财富比较平均地分配给人民，明明托了普世价值的福，却又反对有真理存在……

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政治一呼就地动山摇，这些年来我们